

# 班上来了个新成员

■ 余畅

金秋时节,公司开展“管理干部下基层、创先争优促和谐”活动,我们厂来了许多新面孔。得知是上级部门管理干部下基层挂点工作后,班上的同事纷纷笑称是领导来体验生活了,同时也在猜我们监控室会来个什么样的新成员。

“今天我来班组报到,有什么事请多关照。”10月19日,新成员来我们班报到了。噢,很熟悉,原来是稀贵厂内保科科长刘治华。一进班组,刘治华笑了笑,一句话就消除了我们之间的紧张与尴尬。

随后他坐下来,听我们介绍监控每个点的视频情况,跟我们学习简单操作(虽说他是科长,但具体操作并不熟悉)。我和同事燕子一边与他聊着班上的事,一边揣测着他肯定马上会走,毕竟他是一科之长还有很多事等着他去呢。可刘治华一点儿走的意思都没有,从第一个监控画面问起,

仔细了解各视频点的重点监控情况,一边在本上做记录。当我们说到夜晚监控室总有只小老鼠蹿进蹿出时,他突然停下来问:“有老鼠?这室内有那么多管线,万一哪根线被咬坏了,不仅会影响整个监控设备而且修起来也很麻烦。”我和燕子面面相觑,这个小老鼠来监控串门半年有余了,我们想尽办法用报纸将墙面小缝隙塞严实,可它还是有办法到屋里来溜达。我们告诉科长最大的可能就是从空调室外机管道的缝隙钻进来的。他挪开柜机仔细看了看,拿起电话就问:“你好,我是刘治华,你那儿有水泥吗?”一通电话后,刘治华骑上摩托车出去了。一根烟的工夫,科长转了回来,手上多了小半袋水泥。他走到空调室外机边上,将水泥灰倒在地上,用水和了和。没有泥刀,手上阵,将和好的水泥一点一点塞到缝隙中,抹平。为了保险起见,他里里外外

将缝隙塞了个密不透风。这个新成员真不赖,他不是来体验生活的,真的是下来做实事的。

每一天,刘科长早来到班组,问问夜班监控情况,到车间里转转,看到围墙边的植被长高了离院墙近了,就用手扯去,一刻也不闲着。一天,天阴沉沉的,监控探头一车间厂房里雾蒙蒙一片,看不清。他决定到一车间生产现场去看个究竟。一走进一车间,一股氨气味扑鼻而来,监控画面上的雾气就是这些氨气造成的。刘科长问门卫的护卫队员:“怎么这么大的烟?”队员告诉他因为天气原因气压低,氨气聚集难以散去。他指着旁边进进出出戴着口罩的工人说:“那你们为什么不戴口罩?”队员叹了口气,说道:“我们内保科劳保里没有这个,所以没处去领,日子久了,也就习惯了。”说者无意,听者有心,刘科长走出一车间,立即

着手与厂安全部门联系、协调,第二天就从厂里申请领回20个口罩,及时发到一线队员手中。队员们高兴地说:“没想到科长这么快就解决了大家早已遗忘的口罩问题,真好!”

为期一个月的挂点工作已快结束,刘治华每日到监控室工作,了解护卫队员最基层的工作、最琐碎的事务,用心去解决力所能及的事情,把队员的要求、愿望记在笔头、放在心里。队员们也从科长频繁的电话铃声中体会到做为一科之长的忙碌,小到一个外来人员证件大到金银产品的出厂,事无巨细他都要过问。队员与科长之间相互理解,彼此沟通,拉近了双方之间的距离,大家不再用有色眼镜看待“干部”这个特定身份,上上下下营造出一片和谐的气氛。

## 夜手指

■ 周国富

从秋天里凝视春天  
那些青草,那些鲜嫩的花朵  
整整齐齐,小手指  
肯定是最小的河流  
中指指向夜色渲染的群山  
那么黝黑,那么薄  
好像谁泼了一桶新漆  
又仿佛一伸手,谁  
都可吹弹即破  
夜手指,覆盖心灵的原野  
零点之前,竖起拇指  
可任你游览,攀岩  
食指和无名指,一对好兄弟  
想着即将到来冬天的场景  
雪或许梅花  
还有寂静和存在的根  
在黑色的泥土里  
该是多么温暖和紧固



归途 高元兵 摄

本栏欢迎投稿

职工摄影

# 老师的教育方法

■ 晓风

我和我同桌的性格一个如炭,一个似冰。我认为他太过偏激而他认为我懒散得出奇。虽然这般天远地隔,我们相处却甚是相得。

高中的考试多如过江之鲫,小考大考接连不断。这一次,我和同桌被幸运之神抛弃,都尝到了低分的滋味。拿到试卷,我打了个哈欠,嘟囔一句“倒楣”之后一了百了。同桌的脸色由惨白变成青灰,令人害怕。下课之后,我把一切全忘了,挤到教室人多的角落,发表我对电脑行业的权威见解。大家听得如痴如醉,瞠目结舌,清醒过来之后,

对我赞有加。我俨然是个专家,此时心情不消说,挺好!我突然间想起我的同桌。环顾四周,他不在教室中。有人告诉我,我那可怜的同桌朋友正躲在校园的阴暗角落里痛哭流涕,比江州司马还惨,衣服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司马青衫”。

考试的低分对我如鸭背上泼瓢水,丝毫没有影响。每逢下课,我依然在人堆中谈笑风生,从散打王说到操作系统原理,从抽水马桶谈到星际旅行,上天入地,好不快活。然而我那可怜的同桌却日渐忧郁,脸如泥塑。他每天悄无声息地上学,悄无声息

地回家。他就坐在我旁边可我感觉不到他的存在。我们都担心他会跳楼,每当他靠近窗户时,我们都去暗中保护他。

由于他是我的同桌,我有义务关心他。他的一个朋友告诉我:“每一次考试他都很在乎,非常紧张地做准备。一旦失利,就痛不欲生。”我说:“下一次好好干不就是了!”朋友道:“他要是能这么想得开,就好了啦!”

这天放学,班长告诉我,班主任要我去一趟。走到办公室门口,我听见老师正在开导我的同桌:“没关系的,失败只是一级台

阶,人们就是踏着这些台阶步入成功的殿堂。下一次好好干!”轮到我了,我以为老师也会抚慰我一番,可一见我脸上的阳光突然收敛了,顿时乌云密布:“你总是把下一次当法宝,当作不认真学习的理由……”

又一次考试,我和同桌都考得不错。老师把我俩一齐叫去了:“上次我用两种态度分别对待你们,就是让你们知道,对一个总是寄希望于下一次的人,他不会成功的。但如果你付出了努力,这一次虽然失败,下一次一定充满希望。”

# 你让我觉得温暖

■ 王玉琴

“妈妈,绿灯还没亮,不能走,要遵守交通规则。”正欲趁车快速穿过马路的我被女儿扯住,不禁又惭愧又欣慰,于是我们看着红绿灯开始倒计时读秒,以至于后来,这成了我们过马路必玩的一个游戏。

女儿今年读学前班,年纪虽小却好为人师,常常女儿和我的角色会转换,我想她是有资格当我的老师的。

九月的季节,空气里暗香浮动,楼底下,一大簇金银花正吐露芬芳,女儿学着我做深呼吸,见状我问:“要不要,妈妈摘给你?”“不要,花会疼的。”女儿摇头。我又汗颜。我怎么不知花是有生命的?!

街上有个乞丐,半躺在地上,我牵着女儿准备绕过去。女儿拉住我:“妈妈,他肯定没有家,给点钱给他吧……”我掏出零钱给她,她在乞丐面前蹲下来,像是怕惊动他般把钱轻轻地放在面前的杯子里,转身冲我莞尔一笑,然后愉快地牵住我的手。见多了路边乞讨的,麻木的我怎么就认定他是个骗子?而并没想过他有没有家?

很多时候,女儿会让你搬个板凳坐在她面前听她讲课,爷爷奶奶也被拉来配合当她的学生。看她惟妙惟肖的表演倒也乐在其中。“奶奶,你这个问题答得很对。”“妈妈,你回答得最快。”有段时间学拉丁舞,充满热情地要

教我们,说“生命在于运动,运动可以减肥”。说得这么有道理,只好硬着头皮跟上她的步伐。“老师”很专业:“嗯,爸爸,你学得很快,真棒!”毫不吝啬她的赞美。她爸爸听后沾沾自喜,我怎么不懂得去赞美一个人?!

生病了,无力地躺在床上,女儿轻轻推门进来,见我睡着了,问:“妈妈,你饿吗?看你晚上都没吃。”点头,女儿迅速跑出去,端一盘烧毛豆进来。女儿剥得很专注,注视着女儿如花的脸庞,我轻轻地:“谢谢!”女儿看着我郑重地说了如下一番话:“妈妈我爱你,因为你让我觉得温暖。我希望你不要离开我,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幸福,我要你和我老到一百岁

……”

纪伯伦曾在《论孩子》里这样写道:你们的孩子并不是你们的孩子/他们是生命对自身的渴求的儿女/他们借你们而来,却不是因你们而来/你们可以把你们的爱给予他们/却不能给予思想/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……这个有思想的小人儿,莫非她真的只是借我而来?她常常让我羞愧。从她身上,我不断地发现自己做母亲的不完美。她让我慈悲,开始重新审视并尊重生命;她让我宽容,学会真诚地赞美;她让我学会以一颗感恩的心去捕捉身边的幸福。她的确可以当我的老师。

## 初为人父才知感父母恩

■ 许宁超

“哇……”一阵急促刺耳的哭啼声,不用说,我家的小祖宗又尿了。也不知道他上辈子是不是什么王公贵族,只要尿湿一点点就一定要换,如果胆敢慢一点,一定闹得一家人晕头转向,于是我就在忙得一塌糊涂的时光里,成了爸爸。

这小家伙出生那会,咱家足足去了十多号人一字排开,那阵势不亚于欢迎贵宾。随着“哇”的一声,我便正式在“履历表”上从老公提升到老爸,心中那叫一个喜啊!没出30分钟,喜悦便消失在手忙脚乱中。随后的日子,楼上楼下地跑,提滚烫长江般的开水,洗连绵不绝的尿片。儿子出生后的这两个月,白天要开着火车调装矿产品,下班后一刻都不敢歇,连忙往家赶,回家后便一头扎进跟小山一样的尿布堆中,晚上很少能睡个好觉。除了每两个小时起床冲奶喂奶,喂完了他,还要哄着他玩到睡着;还要及时观察他的尿片,避免水漫金山洗床单。好不容易刚睡着,做的梦都是在给他换洗尿布、冲奶粉。经过两个月的磨练,从开始的笨手笨脚到现在给儿子洗尿布、换衣服、洗澡等样样精通,我这个“奶爸”的水平有了质的飞跃。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,我心中的幸福感也与日俱增。每当他在怀里熟睡时,那种成就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。

照顾儿子的经历让我深深体会到父母的不易。父母已近花甲之年,因为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,退休在家的二老便主动担当起白天看护小孩的工作。望着他们为生活奔波操劳早已腰弯背驼、却还尽心尽责微笑着怀抱婴儿时,我心中一阵悸动……

小时候,父亲在我心目中便是高山,仰视着、崇拜着,和小伙伴争吵时常会加上一句:“我爸爸比……”

长大了,父亲的训诫似乎成了约束,我会对着他嚷着:“爸,你不了解我!”随后甩门而出;工作后,面对父亲的劝告,我总是不屑一顾地说:“爸,您这是上个世纪的观念……”

成家后,在父亲滔滔不绝时,我总会不耐烦地说:“我知道”;

于是,父亲的话开始少了。白驹过隙,父亲当年挺拔的身材已渐渐弯曲,眼神也不再锐利。他只是常常在我们转身时,凝视着我们的背影。父亲最大的愿望只是子女能常回家看看,陪他聊聊天,谈谈工作,拉拉家常。

俗话说“养子方知父母恩”。现在初为人父的我深切感受到了父母的恩情,感受到了父爱与母爱的意义和价值。

## 甜蜜的“负担”

■ 黄红梅

10月6日,和弟弟因脑梗塞住院的父亲回家。父亲经过十多天的治疗,听力恢复后话也多了起来,迫不及待地想回到那山村的老家。

老家地势偏僻,是如今难得的山清水秀、鸟语花香,一片葱茏,隐隐房屋之间有袅袅的炊烟升起。母亲早早地在门外的路上候着我们,进屋还未坐下,已为每人盛上一碗醇香的鸡汤。我让母亲自己吃,我不饿不想吃。母亲急了,无论如何要看着我们每人吃下。望着父母消瘦的面容,看着那些成堆为我们准备的红灯笼柿子、胖乎乎的冬瓜以及绿油油的青菜,我不忍心往回拿,因为这是年迈的父母勤劳收获的果实。我们工作之后,很少回家帮父母亲侍弄田野的庄稼,总是劝父母不要太过劳累,晚年在乡村种点菜园,过悠闲的田园生活。父母答应得好好的,转身又在田里种了稻谷,地里种了花生、芝麻,菜园种了豆角、冬瓜、南瓜、丝瓜,屋前屋后栽了桃树、梨树、枣树和柿子树。

我花白头发、满脸皱纹的父母啊,儿女怎忍心坐享其成你们勤劳收获的果实?我和弟弟开始不愿意不忍心拿,看着母亲焦急的神情,我将弟弟拉到一边,悄悄地说:“我们不拿母亲会伤心的。”于是我们将这些红通通的柿子、绿油油的青菜统统装上,在父母的牵挂中返程。走出很远回头,依然看到父母伫立在村头张望着,风吹乱了母亲花白的头发,依稀看到十多年前父母在村头送我上学时的情景。

晚上,儿子刷牙准备上床睡觉前对我说:“老妈,牙膏我刚才帮您挤好了,您也早点睡。”我说:“谢谢儿子。”来到儿子房间,照例在小家伙脸上亲上几口,互道晚安,拿起儿子为我挤好牙膏的牙刷开始刷牙。一看,儿子居然也给他老爸挤好了牙膏。想到平日懵懂的,乐呵呵的儿子已经知道心疼父母了,心中一片暖流流过。

中国有句谚语:“水是向下流的。”又说“反哺”是一种习惯养成。这一份甜蜜的“负担”不知不觉成一股涓涓细流,滋润着每一个家庭成员,在潜移默化中教会尊老爱幼。让我们每天生活在爱的氛围中,呼吸着爱的空气。